

曲江集

冊三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

策書 疏奏

應道侔伊呂舉對令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侍御書

上張燕公書

請行郊禮疏

請誅祿山疏

劾牛仙客疏

奏對侍中不可賞功

奏救太子

奏劾林甫

諫廢三子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吏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

毛重起裴樂復存觀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卽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欽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者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旣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懜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

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脩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爲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永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芟舍之儀羽林飲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頽綱維百王之絕略使官有位次資

有等殺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
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
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
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
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尙功不伏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
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
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
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
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卽敘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
公之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
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

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霄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弟之感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尙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羣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

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上封事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

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眊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

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卽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拆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尙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尙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

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選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脩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脩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脩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頽風使官脩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

九之術以此道也忍弃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狗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

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慚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

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
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
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
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
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
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旣不得奉身
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矣俛惟不敏敬承厥
休持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
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略而言之耳凡爲前相
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
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

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怪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搆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入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

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鬼莫我窺而
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
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
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
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
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
大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與道
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
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
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夫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
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旣明公之慮極精